

# 麦加之谜

《古兰经地理》第六章摘要

--- 古兰经地理概览

原作者: Dan Gibson.

出版社: Independent Scholar's Press, 2011

Jeremy Smyth

# **The Mecca Question**

**by Jeremy Smyth**

Copyright © Jeremy Smyth, 2011

本小册子受版权法保护，读者可自由复印或分发本小册子部分或全部内容，但必须注明作者为 Jeremy Smyth，并须保留原文意思。本册子已被上载互联网，供读者参照。

本概要亦获《古兰经地理》原作者 Dan Gibson 确认为准确的摘要。

ISBN: 9780986714443

本册子之目的为作免费发布，好让众读者能理解《古兰经地理》书中的重要论点。读者如欲购买这书，可于 [www.indipress.ca](http://www.indipress.ca) 网站联络 Scholars Press。

## 前言

本册子概括了 Dan Gibson 学术著作《古兰经地理》(*Qur'anic Geography*)一书的重点。原著长 470 页，有超过 170 图示、年表、附录及书目，硬皮版本于 Independent Scholars Press 发售 (<http://www.indipress.ca>)。这本书分析了古兰经中与地理有关的内容，当中的研究覆盖阿德人(People of 'Ad)、赛莫德人(People of Thamud)、米甸(Midian)、麦地那(Medina)和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世界。本摘要未能尽录书中所有内容，因它主要目的为概述分析伊斯兰圣城问题的最后一章。在这章里，作者指出伊斯兰真正的圣城并不是麦加，而是位于约旦的佩特拉(Petra)；麦加只是由阿巴斯王朝(Abbasid)的统治者，于穆罕默德死后数百年才被命为新的圣城。可想而知，Gibson 的言论不容易被广泛接受，但他的研究全是建基于考古学、历代文献及历史的证据上。许多读者或不会接触到《古兰经地理》里的学术研究，但作者希望本册子能将书中的重点介绍给您，让您更清楚认识今天学术界和伊斯兰学者所面对的疑难。

《古兰经地理》作者 Dan Gibson 是来自加拿大的历史学者，他毕生研究阿拉伯半岛的历史，曾著作十多本书，包括《The Nabataeans》、《Builders of Petra》，及许多论文和文章。读者可透过 [www.searchformecca.com](http://www.searchformecca.com) 的论坛上联络他。

他的网页 <http://nabataea.net> 对阿拉伯半岛早期发展的研究，不论是规模或学术深度均备受国际瞩目。他曾居住阿拉伯半岛数十年，现与家人定居加拿大，并继续他的研究及写作。

## 第一章

每天五次，全球超过十亿穆斯林，背诵先知穆罕默德赐予的祷文向真主祈祷。

每天五次，他们俯伏面向遥远麦加的一块黑石，宣告他们一生效忠穆斯林。

每天五次，他们全体于世界各地同心跪拜，以表他们的团结和顺服。

他们的信仰一致：穆罕默德是他们的先知，古兰经是他们的圣典，卡巴天房是他们最神圣的地方。

一千四百多年来，穆斯林无从间断面向麦加祷告，却从没有人质疑这个教规.....直到现在。您正在阅读的是一项 2011 年出版，主力剖析古兰经地理的学术研究的摘要。这项研究指出佩特拉(Petra)，一个位于约旦南部、麦加以北一千公里以上的古城，才是原来的伊斯兰圣城。

不少人都惊讶「麦加」的名字在古兰经中只出现一次 (Sura 48)。穆斯林学者只是传统地引用 Sura 3:96 一个名为「颁克」、「拜嘉」或「板克」的山谷 (Bekka, 或作「充满哭泣的山谷」) 为麦加城。古兰经所指的圣地和卡巴天房等名称，都被历代穆斯林信徒假设为现代的麦加。然而，古兰经从没有告诉我们卡巴天房就是麦加。本简介将总结 Gibson 如何以考古学证据及早期伊斯兰文献证实回教真正的圣城是佩特拉，而不是麦加。

穆斯林学者普遍认为没理由怀疑圣城的位置，但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提出质疑。Dr. Patricia Crone 在她的书《麦加贸易与伊斯兰的兴起》(Meccan Trade and the Rise of Islam)指出，伊斯兰文学对圣城的描述与今天的麦加完全不相匹配。例如早期伊斯兰文献描述麦加为「众城之母」，这称衔只适用于规模庞大和具影响力的城市，或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2002 年，Gibson 访问了几位考古学界有权威的约旦和沙特学者，问他们有关麦加的考古记录。Gibson 原预料他们会坚持捍卫麦加的传统形象，或称它为一个古时充满房子、花园、公共建筑、寺庙的围城。他们却摇头说：「那儿根本有没这样的东西。」这几位考古学家不希望自己的姓名被公开，但承认麦加基本不存在于任何公元 900 年或以前的考古记录。

圣城也被称为「贸易路线的中心」，传统记载多次提到商人的驼队频频来往圣城，连穆罕默德的叔叔阿布·塔里(Abu Talib)也是位经常以驼队出差经商的商人。虽然穆斯林相信麦加是古代贸易路线的中心，现代历史学家却给我们一幅截然不同的图画。Dr. Patricia Crone 告诉我们：

「麦加本是一块荒地，荒地不能成为商人自然停站的地方。它至少应该邻近一片绿洲，但麦加周遭完全没有这样的环境。商人的驼队为何经陡峭的路线绕道到荒芜贫瘠的麦加，而不在塔易夫(Ta'if)停站？」

许多穆斯林和一些西方学者都假设当时的驼队进行不同的香料交易，但根据 Kister 和 Sprenger 的研究，乳香的年代早已完结，而那时的阿拉伯人从事的是皮革和布料贸易；这些商品却难以建立或维持一个具国际规模的商业帝国。

如果圣城真的是这样大的城市，那么奇怪的是，「麦加」的名从没出现于早期的地图上。虽然早期的地图不会显示每个村庄和市镇，但必标明重要而闻名的城市，所以一个位于阿拉伯的主要商业贸易中心不可能不出现在地图上。可是穆罕默德死后 300 年，即公元 900 年前没有一张地图有标示麦加。

多年来，Gibson 搜集了许多古代的中东地图，并致力翻译和转录它们，但他从没有找到一张地图有「麦加」。

除此之外，古兰经和圣训(hadiths)清楚描绘圣城置于一个山谷中，天房克尔白旁边有山谷和河流。今天的麦加也许偶然有春季径流经过，但从没有河流的踪迹。

廿多年来，Gibson 访问曾到麦加朝圣的穆斯林，当中有部份对麦加的地理环境感到困扰。在记载中，圣城是一个被山包围的城市，山上的人可清楚看到从也门来攻击天房的军队，和带头骑着大象的人。可是，今天麦加距离最近的小石丘有半公里，距离最近的山更是超过三公里。当时的目击者可在三公里以外看见大象吗？他们能清楚目击战争的场面吗？

不少到麦加朝圣的信徒表示对赛法山(Safa)和麦尔卧山(Marwah)十分失望，这两座所谓「山」其实是禁寺建筑物内的两个角落。此外，记载指赛法山和麦尔卧山上在伊斯兰教开始前均有偶像或神坛，可是今天这两座「山」上没有任何偶像、根基、碑刻、墙壁、入口或梯级的遗迹。

根据伊斯兰文献，面向圣城的希拉山(Hira)位于麦加较高的地方，可是今天的希拉山和天房有相当的距离，也不是面向麦加。

早期伊斯兰文献指圣城可分为高地和低地两端，并有道路连接两地。今天麦加坐落在空旷平坦的沙地上，只有矮小的石丘，并没有高低地可言，这证明了早期伊斯兰作者所指的圣城不是今天的麦加，而是另有别处。

早期的记载也告诉我们，原来的圣城被长满了草的山谷包围。我们很难相信这是大家所认识的麦加，今天麦加周遭地区全是寸草不生的自然沙漠，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该地区曾灌溉系统可维持一个翠绿的山谷？

阿塔巴里(Al Tabari)曾提及'Abdallah (穆罕默德的父亲) 探访其中一名妻子的故事。'Abdallah 在田间工作后与妻子同寝，当时他身上仍沾着泥土，妻子因此拒绝。他于是离开，沐浴洗掉身上的泥土，然后却到另一名妻子 Aminah 的住处与她同寝，知先穆罕默德因此而诞生。这个故事被记载于 Sīra 中，学者 R. B. Serjeant 在研究 Alfred Guillaume 的 Sīra 译本时，留意到「泥土」一词阿拉伯原文专指耕地的壤土，但麦加附近从没有耕地，他对此感到百思不解。这是古代文献再次证实圣城并不是麦加的另一例子。

古代文献也提到圣城有划分的区域和它的树林，但麦加在古时只是一块荒地，考古踪迹小之有小有小，并没有所谓区域，更不用说树林。其他有关在古圣城有果树和葡萄生长的记载，更令我们难以想象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麦加。

在记载中圣城也曾拥有庞大的军队，似乎兴起大量男丁组成军队是举手之劳。Gibson 描述了圣城如何多次兴起数百名士兵，成千上万的骆驼，其中一次更有一万人的军队攻击麦地那 (Medina)。如圣城可年复一年兴起大量战士和骆驼，那么它必是个庞大的城市。然而，考古学证据证实麦加在那时代只是一片荒芜的沙漠，它又怎能有这样的军队呢？

这些证据都迫使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古代文献对圣城的描述，和麦加真正的历史之间存重大差异。

在穆斯林传统观念中，圣城不单是一个重要城市，更在伊斯兰教未兴起前已是阿拉伯人朝圣路线的中心。伊斯兰史家阿塔巴里 (Al Tabari) 于公元 900 年描述当时有两个主要的朝圣，规模较小的名为「副朝」或「小朝觐」 ('umrah)。他记载穆罕默德的祖父 'Abd al-Muttalib 曾进行一次副朝，当时圣城的至圣所摆满了异教的偶像，包括 Hubal、Isaf 和 Na'ilah。古兰经称这些前伊斯兰时代的朝圣分别为「正朝」 (Hajj) 和「副朝」 ('umrah)，这两个名称至今仍指穆斯林每年在麦加进行的两个朝圣。今天的麦加却没有神坛或寺庙的考古遗迹可供作证据。

由此可见，圣地很可能不是麦加，而是另有别处。Gibson 指出所有研究阿拉伯历史的学者都知道，早期的朝觐必到一个名叫佩特拉 (Petra) 的纳巴泰城市 (Nabataean city)，这也是阿拉伯的禁地 (haram)，是不许杀生的地方。虽然中东地区有不少圣地，但佩特拉却是众多圣地之中特别用作埋葬的圣所。那里是纳巴泰阿拉伯人埋葬祖先的地方，也流行着大家庭与祖先墓穴一顿吃饭的习俗。这仪式是纳巴泰族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把这些游牧商人联系成社会的重要因素。今天在佩特拉的游客仍可看到许多家庭聚会的宴厅与坟墓相连接。古代的佩特拉城在整个阿拉伯地区中是一个重要及神圣的地方，亦一直是古代阿拉伯人朝圣必到的圣地。

此外，Gibson 提出有关朝拜 (Qibla) 的问题，朝拜是指信徒祈祷时须面向的方向。这个问题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完全不重要，因为上帝是无处不在的，人可以向任何方向与上帝交谈。犹太人也没有规定的祈祷方向，虽然有些人选择根据所罗门王献圣殿给耶和华的记载，朝向耶路撒冷的圣殿祷告。

但穆斯林祈祷必须面向麦加。现代的清真寺不仅一致面向同一方向建造，它们的建筑设计也强调同样的功能。今天每个清真寺都有一个壁龛 (mihrab) 明确指示麦加的方向。然而，最早期的清真寺并未有入墙的壁龛，因为本身建筑物的方向已可让信徒自动面向圣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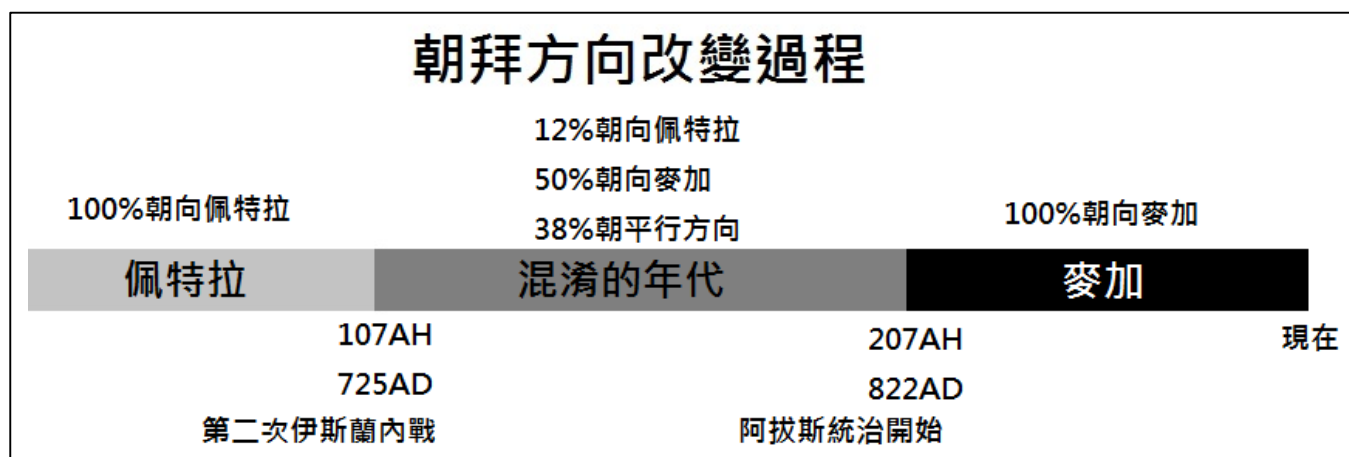
对穆斯林信徒来说，朝拜曾被改变是众所周知的，古兰经也有记载这个改变。可惜的是，古兰经从没有说明朝拜改变前和后的方向，或提及任何地方名称，更没记载这个重大改变何时

发生。

根据阿塔巴里 920 年的记载，穆罕默德曾吩咐信徒面向叙利亚地区祈祷，所有早期的记录也简略提到这一点。但穆罕默德去世 300 多年后出现的伊斯兰文学，开始有提到面向耶路撒冷祈祷的朝拜。可是 Gibson 指出，不论是古兰经、早期的圣训或是早期伊斯兰历史，均从没有提及面向耶路撒冷的朝拜。如穆罕默德真的曾向耶路撒冷祈祷，那么为何早期记录没有提及既闻名又重要的耶路撒冷？换言之，穆罕默德一直持续面向叙利亚朝拜，直到后期的伊斯兰文献才指穆罕默德于 624 年二月把朝拜改成面向麦加。

考古学的确证实朝拜曾被改变，所有早期的清真寺都不是面向麦加。Gibson 仔细研究这些清真寺，包括它们的建构、朝拜方向，甚至航空照片及人造卫星图。研究初期，Gibson 考察了许多穆罕默德时代的清真寺，藉此判断穆罕默德的祈祷方向。结果他有惊人的发现，因为穆罕默德死后整整一个世纪内兴建的所有清真寺都仍朝向叙利亚。Gibson 在地图上划出这些清真寺的朝向，线的交叉点有助判断它们真正的朝拜方向。

Gibson 在研究这些清真寺的建造日期时也有重大发现，朝拜的改变并非发生在传统所指的 624 年二月，而是很后期才发生的。Gibson 所著作的《古兰经地理》详述当中每一座清真寺的资料，读者如有兴趣可于 <http://indipress.ca/feature.html> 购买。



## 第二章

在《古兰经地理》中，Gibson 根据建筑日期排列出他曾研究的早期清真寺，及记录它们的朝拜方向，他也在书中提供了部份清真寺的卫星图，并在图上以线条显示麦加和佩特拉方向的对比。

其中一个位于沙地阿拉伯的清真寺名为「双向寺」(Mosque of the Two Qiblas)，相传是当时的信徒接到更改朝拜的命令，将本来面向北方耶路撒冷的壁龛(米哈拉布 mihrabs)转一百八十度

面向南方的麦加。因此这个清真寺独特之处在于它有两个朝拜。1987年它经历了一次大装修，面向北的旧壁龛被移除，只剩下面向麦加的壁龛。但拆卸旧寺的过程让建筑物原来的根基显露出来，清楚证实它最初的朝拜是面向北面的耶路撒冷或佩特拉。Gibson 相信「双向寺」就是穆斯林认为穆罕默德曾经向耶路撒冷祈祷的原因。

但「双向寺」不是唯一有两个朝拜的清真寺。641年建于埃及开罗的福斯塔特寺(Mosque of Fustat)，虽然今天面向着麦加，但原本的图则可证实它曾经面向东面的佩特拉。Gibson 在书中还分析了十多个同样曾面向佩特拉的清真寺的例子。

在《古兰经地理》最后一部份，Gibson 以三十二页篇幅概述了伊斯兰历史，并交待了朝拜如何在七世纪伊本祖拜尔(Ibn Zubayr) 的叛乱期间由佩特拉转移至麦加，他也记述了天房被毁和重建等历史事迹。

Gibson 接着指出，这叛乱的结束正是清真寺采用新壁龛设计的开始。相传在 644 至 656 年，奥斯曼·伊本阿凡(Uthman ibn Affan)在位其间，当时的哈里发下令麦地那的清真寺必须在墙壁挂上标记，指示信徒正确的祈祷方向。Gibson 指这举动极不寻常，因所有清真寺都根据朝拜而建成，整栋建筑物都面向着祈祷的方向，信众不会有混淆。可是当时的信众却需倚靠墙壁上的标记来辨认方向，这证实了新的朝拜刚刚开始。

差不多同一时间，伊本阿凡也下令重建位于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Mosque of the Prophet)，并增设新壁龛来展示他的祈祷方向。这壁龛后来渐演变成用来辨认朝拜方向的标志，也广泛传遍至其他清真寺，旧的清真寺也开始采用壁龛。换言之，壁龛普及的开始刚好是新朝拜生效的时候。

Gibson 指 107AH (公元 725 年)后的一百年间，各地新建的清真寺开始有不同方向的朝拜，他称之为「混淆年代」(Time of Confusion)。其中位于 Hayr al-Gharbi 和 Hayr al-Sharqi 宫殿中的清真寺均同时有面向佩特拉和麦加的朝拜。但较后期建于约旦的 Mushatta 清真寺只面向佩特拉。而数年后 754 年兴建的 Mosque of al Mansur 则只面向麦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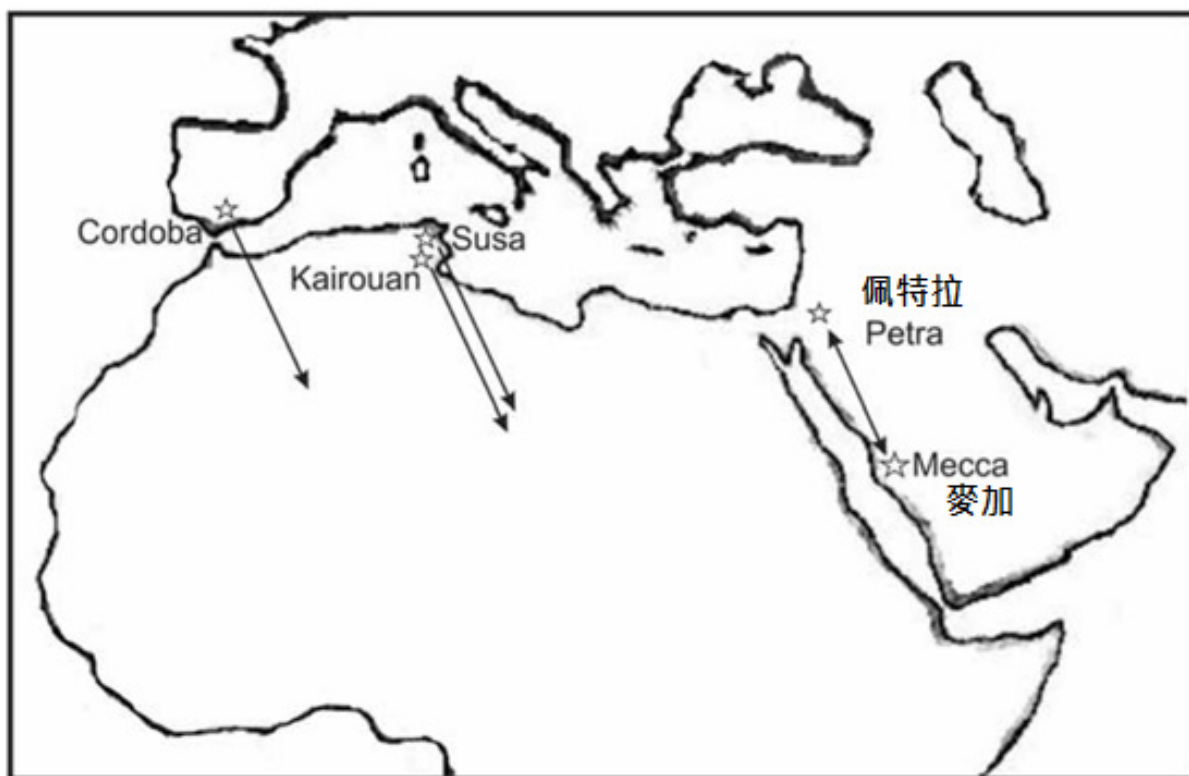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建于北非和西班牙的清真寺与中东的大有不同。突尼西亚苏塞(Susa)的 Ribat Fortress 于 770 年建造，它的朝拜既不面向佩特拉，也不面向麦加，而是向着南方。840 年建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清真寺(Great Mosque of Cordoba)亦以同一角度面向南。Gibson 认为这是因为当时在西班牙的倭马亚(Umayyad)政权与在伊拉克地区新兴起的阿拔斯(Abbasid)领袖不和，因而拒绝跟随他们向麦加祈祷，但由于旧圣城已不再是摆放天房的地方，唯有选择别的方向。不久后兴建的开罗安大清真寺(Kairouan) 以及苏塞大清真寺(Susa)也随着面向南建成。

多年来，历史学家对这些在西班牙和北非的清真寺百思不解，但 Gibson 相信若要解开个中谜团，必先了解当代中东局势。113AH(公元 750)后，位于伊拉克地区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s)打败了在叙利亚的倭马亚王朝(Umayyads)，并以巴格达为新的伊斯兰中心。因此，整个伊斯



兰世界分裂成中东地区的阿拔斯王朝，以及仍然统治西欧和北非地区的倭马亚王朝。从此以后，所有中东地区的清真寺都面向麦加 (当中虽有两个例外，但这多是因为它们建在更早期的地基上)。

东方的政权将陷入一片内乱和暴动，但西面的倭马亚王朝正经历一段学术、文化和建筑复兴的黄金时代。这段时期正是东西两个王朝采用不同朝拜的年代。Gibson 也特地强调，西班牙和北非清真寺朝拜向南的方向，刚好与佩特拉面向麦加的方向成一对平行线。



Gibson 分析了早期清真寺都是面向佩特拉的考古学证据后，开始转移研究对象到古代文献。除了先指出早期文献描绘麦加地形有高低地之分，完全不乎合今天的麦加，Gibson 也分析文献中有关两个 thaniyas(先知进入圣城时穿过的峡谷)的不同记载，以及有提及城墙的描述。但是今天的麦加没有任何峡谷或城墙的考古遗迹。相比下，佩特拉不但建于山谷之中，有高山和低地，它的城墙也为保卫整个佩特拉而设，横跨山谷把古城包围着。另外，古城的两个入口都是狭窄的山缝，今天到佩特拉的游客必经过一条名为 sig 的山缝，第二条 thaniyas 则位于柱廊(colonnaded street)的另一端，可通往 maze of canyons 和 Wadi Araba。

随后，Gibson 把视线转移至一本名为 Zumurrud 的古卷。虽然它的原作今天已不存在，但学者可透过其他曾经引用或反驳它的文献推测它的内容。Zumurrud 声称，穆罕默德在晚间从圣城出发到耶路撒冷的旅程并不是什么「神迹」，因为两者距离相近，平常人也可在一夜之间来往两地。穆斯林学者因着这类争议而否定整卷 Zumurrud 的可信性。可是，假若圣城真的是佩特拉而不是麦加，那么 Zumurrud 的指证非常合理，因为从佩特拉到耶路撒冷只有一百公里的路

程，虽然在马背上可不是舒适的旅程，但一天内来回两地是绝对可能的。多年来穆斯林学者忽略了佩特拉的存在，当然会把 *Zumurrud* 的指控当作荒唐的言论，因为穆罕默德的旅程早已被穆斯林信众视为一个神迹。

*Gibson* 在研究文献时，发现差不多所有早期的伊斯兰文献都没有提及佩特拉城。可是从佩特拉古卷(*Petra scrolls*)中，我们得知这城市在六世纪时是一片非常适宜定居的腹地，而且很多记录都有记载人和军队曾经过佩特拉附近的地区，但为何这些记载都没有「佩特拉」的名字？另一方面，同一时期的非穆斯林文献却只有提到佩特拉，但从没有提到麦加。「麦加」的名字直到 740 年才于 *Continuatio Byzantia Arabica* 首次出现。

假设佩特拉真的是麦加年代前的伊斯兰圣城，那么为何后期的人把佩特拉的名字从伊斯兰文献中删除呢？难道是因为他们把文的佩特拉当作为麦加？

除此之外，《古兰经地理》亦分析天房克尔白的源头和历史，指出它在古代已是群众敬拜的对象，*Maximus of Tyre* 以及《苏达辞书》(*the Suda Lexicon*)也有提及天房克尔白，后者更指它位于佩特拉，而不是麦加。

*Gibson* 在书中提供了许多证明佩特拉才是真正的圣城的论证，包括十多个文学上和十七个历史上的证据，例如佩特拉有巨石阵标划着圣城中最神圣部份，这是麦加没有的；记载指麦加的人曾拜奉 *Dushara* 神，但 *Dushara* 根本就是佩特拉的神；文献也有提及圣城的人有玩一些机遇性质的游戏，而考古学家确在佩特拉发现不少古代棋盘游戏。

*Gibson* 继而指出佩特拉位于麦地那的北面，而麦加则位于南面。记载清楚指在麦地那战役期间，来自麦加的 *Quraysh* 军队是从北面攻打麦地那的。在壕沟之役(*Battle of the Trench*)中，麦地那战败于一条在北面山谷中的战壕。另外，记载亦指从麦地那攻打圣城的军队每一次都是向着北攻击的，即佩特拉的方向，从不是南面麦加的方向。

早期文献中有关麦加之役的描述也引起不少尴尬的争议。记载指麦地那的穆斯林军队攻打南约旦的拜占庭军队是向着北面攻击的，他们追打不遂后决定转移攻打圣城，然后再尝试攻打拜占庭。后期的穆斯林文学把这件事描绘成一次大军伐，尝试说服读者这军队大举南下至沙地阿拉伯攻打麦加，然后再大举北上与拜占庭军队争战。

*Gibson* 写到：「麦地那距离约旦的 *Mu'ta* 有 900 公里，另外 *Mu'ta* 距离麦加有 1200 公里，如军队返回阿拉伯北部则再加上 1000 公里，总计 3100 公里，横渡地球最恶劣的地势，包括崎岖险峻的山，及荒芜酷热的沙漠。」透过地图，*Gibson* 显示出这些后期穆斯林文学的错谬。

接着，*Gibson* 分析几位与穆罕默德同期的人物，追踪他们的行径，并证实了只有佩特拉城才切合他们的行踪。

Gibson 也分析了一些阿塔巴里(Al Tabari)的著作，当中具争议性的记载指穆斯林军队攻打圣城时，偷偷地潜进一个像迷宫般的峡谷，然后再攻入麦加的围墙花园。Gibson 在书中透过相片，展示了佩特拉南部的峡谷，及指出当中一条路径完全合乎记载中的描述。

如先前提到，根据穆斯林传统信仰，古时的麦加曾为阿拉伯地区商人驼队的路线中一个主要城市。然而，历代记录并不能证明这点。一般人或认为，既然阿拉伯半岛南北两端有不同的王国出现，那么位于中间的麦加必被记载于历史中。虽然历史和考古学家可确认有王国曾出现于阿拉伯半岛，但他们无法在任何记载中找到这据称已存在千年的麦加城！

Gibson 随后分析穆斯林军队的行径，当中有记载指这在伊拉克的军队曾于征伐途中，决定绕道到圣城朝觐。传统上，穆斯林相信这军队共步行了 6000 多公里往返麦加和中东两地，然而往返佩特拉的路程只有约 3000 公里。由于记载有提供这个行程的日期，Gibson 指出穆斯林军队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到麦加朝觐，但假如军队只是直接横越当地的沙漠，那么佩特拉则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Gibson 再用了数页的篇幅描绘往返佩特拉的路线，并指出在沙漠中古代水源的位置，说明这行程绝对是可行的。因此，所有的证据清楚告诉我们佩特拉比麦加更合乎伊斯兰圣城的特征。Gibson 相信，当佩特拉被视为真正的圣城时，公元八世纪前的伊斯兰历史将更合乎逻辑。

### 第三章

为何一直面向佩特拉的朝拜被后人改为面向麦加呢？《古兰经地理》解释这是源于第二次伊斯兰内战。公元 683 年，即伊斯兰创教后 64 年，'Abdallah ibn al-Zubayr 在圣城宣告成为哈里发(caliph)。他的举动直接挑战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倭马亚(Umayyad)政权，倭马亚的哈里发强烈反对，并派兵攻打圣城。叙利亚的军队在圣城与 Ibn al-Zubayr 的军队争战，直至消息指在大马士革的哈里发已过世，参与战争的倭马亚皇室成员打算返回大马士革。文献记载了这些事件的日期，并指这军队在四十日内从大马士革步行到圣城，再沿路返回，我们很难想象这圣城就是麦加。

阿塔巴里告诉我们，Ibn al-Zubayr 拆毁天房克尔白，直至把整个圣坛夷为平地，连它的地基也挖出来。然后，他将黑石放置在一个木制摇篮中。

翌年(65AH)，Ibn al-Zubayr 声称发现了真正由亚伯拉罕奠定的基石。Gibson 认为，这发现就是沙特阿拉伯的麦加，Ibn al-Zubayr 或刻意选择阿拉伯偏远的地方，与大马士革的倭马亚主权拉开距离，并建立一个新的天房克尔白圣坛。在此期间，在大马士革的倭马亚王朝正经历一连串的内乱，哈里发一个接一个地死亡。

记载指在 68 AH 有四个不同的群体去朝圣，他们因着内战和分化，以四个的不同派系名义朝圣。假若天房的位置确实被更改过，那么这可以解释为何那时有不同的朝圣地点。在 69 AH，

大马士革再次发生暴乱，使群众的注意力进一步远离圣城的问题。

Gibson 指，阿塔巴里的著作详尽记录了这时期每一年的事迹，但当他记述 70AH 时，只提到 Ibn al-Zubayr 购买了大量马匹，骆驼和包袱。Gibson 相信 Ibn al-Zubayr 和他的队伍就在这时候带着黑石到麦加，安放在那里建立新的天房克尔白圣坛。

在 71AH 期间，阿拉伯地区陆续出现暴乱，Kufa 城起义，并加入 Ibn al-Zubayr 的行列采用新的朝拜，以表示与他结盟。

73 至 74AH 期间，叙利亚军队包围圣城，用投石机(trebuchet)摧毁它的中心。今天的麦加不但没有投石机用的圆石头可作证，更没有城墙需要敌人出动投石机。可是，考古学家在佩特拉城内找到数以百计投石机用的圆石，埋藏于 Temple of Dushara 前的庭院中。Gibson 指，考古学家可利用邻近大庙宇(Great Temple)掉下来的瓦片，推测那些石头和佩特拉围墙的年份应是 551 年地震后的遗迹，可是 713 年的地震再把该地夷为废墟。Gibson 笑问：「阿塔巴里记载军队用投石机攻打圣城，而有人于同一时期以同一方法攻打佩特拉城，难道是巧合？」

建筑史上首次有清真寺面向麦加的记录大约是 82AH (公元 701)，位于 Amman 的倭马亚皇宫和清真寺都是面向麦加建成的。奇怪的是，83 至 87AH 期间没有任何朝圣的记录，似乎当时有不少有关朝拜方向的争议，因此没有人能对朝圣的目的地达成共识，到底信众应到残破不堪的佩特拉城朝圣，还是到天房克尔白的新址阿拉伯半岛？

就在这时期，各地的清真寺都在墙上挂上标记来辨认新的朝拜方向。Gibson 指这一年就是麦地那的政权下令清真寺必须改建壁龛的时候。89AH 后，新建的清真寺一致采用新的壁龛方向。

除此之外，Gibson 亦分析了中东地区的地震记录，指出 94AH 年间佩特拉城在一次大地震后被荒废，因着地震被视为真主阿拉的旨意，麦加就在这时开始正式成为新的朝圣目的地。他也指出在西班牙倭马亚王朝的新清真寺都采用与佩特拉至麦加方向成平行线的朝拜。终于在 122AH (公元 740 年)，第一次有提及麦加的记载出现于 *Continuatio Byzantia Arabica*。后来 128AH 叙利亚及约旦再发生地震，从此将黑石回归原地的希望被幻灭了。

132AH，阿拔斯王朝开始以伊拉克为统治中心，当中在 Kufa 城的清真寺早已采用面向麦加的朝拜，因此后期的都跟着仿效，当地的古兰经也开始有第二章(Sura 2)中记述朝拜改变的章节出现。Gibson 在书中结束前再深入分析不同时代的古兰经第二章，指出早期的古兰经没有这段记载朝拜改变的经文，但既然朝拜的改变在 Hijra 后七十年才发生，那么这是不足为奇的。

## 第四章

《古兰经地理》中有一段很有趣的部份，研究早期穆斯林的导航文化，描述当代的人如何量度距离和方向，以及建筑师如何用星体准确辨认朝拜的方向。

随后 Gibson 也分析了阿拔斯的政权如何尝试改写伊斯兰历史。他们鼓励学者搜集过去二百年有关伊斯兰建教的故事，Gibson 相信这些重组的故事是为了填补文献中的一些缺口，当中一个例子是一封 Caliph' Umar 写给刚打败亚历山大城的将军 Amrou 的信件，Amrou 曾问 Caliph' Umar 怎样处理在埃及成千上万的书籍，他回答：

「关于你所提到的书，若它的内容合乎古兰经，我们根本不需要它，因为有古兰经已足够；若它有违背古兰经，那么我们更不应保存它，所以你可把它们全部消灭。」

亚历山大城大图书馆的珍藏因此而被烧毁。另一位穆斯林作家 Ibn al-Qifti 曾记述亚历山大城的公共浴池以焚书为取暖方法，他写到：「众人知道城中有这么多公共浴池，但他们都认为分发和烧毁那么多的书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此外，当时的埃及元老 Eutychius 也记载了当时四千多个浴池曾接收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书作燃料。

此外，这位埃及元老和 Amrou 将军之间的对话记载于 *Patrologia Orientalis* 中。另一个以叙利亚语写成的古抄本也证实了这段对话，并在 1915 年与注释一起被刊登在 *Journal Asiatique* 期刊。

其实，焚书的事迹并不源于埃及，而是于 637 年一月在波斯开始。当 Caliph 'Umar 的军队攻打萨珊(Sassanid)帝国时，Ctesiphon 城的宫廷和大图书馆都逃不了被焚毁的命运。

另一个焚书的事例发生于不久后穆斯林军队入侵印度，当时藏书量达十万的闻名佛学 Nalanda 大图书馆被烧毁。基督教堂也面临类似的厄运，Umayyad caliph Yazid II 在 722 至 723 年间颁布的 *Edict of Yazid* 下令消灭境内所有象征基督教的事物；今天的约旦有不少考古证据证实有教堂的马赛克在这段时期曾被移走或隐藏。我们可推测今天的佩特拉城没有任何碑刻的遗迹是 Yazid 统治期间的所作所为。

总而言之，古兰经是阿拉伯地区唯一保存至今的古书，可是今天的历史学者对此也充满疑问。古兰经在初时是靠口述传递的，虽然阿拉伯人擅长背诵，有能力口述整本古兰经，但这仍存两大问题：一、负责口述的人必须有近乎完美的记忆，但一直以来有部份古兰经章节的内容、理解，和应否被纳入古兰经等问题上都备受争议。

二、知识从长辈传递到下一代往往是艰难的一步。在古兰经传递的过程中，熟读经文的多是经常出征的战士，他们的阵亡亦象征口述经文的消失，在亚玛玛战役 (Battle of Yamama) 中，

四百多个能背诵古兰经的穆斯林战士阵亡是其中一个例子。

Caliph 'Uthman 搜集了当时不同零碎的古兰经抄本，把它们整合成一本古兰经，再为每个郡派发一本，然后下令焚毁所有余下的文件，不论是零碎或完整的抄录。因此在他统治期间，整个阿拉伯地区只有五至六本古兰经。

此外，通晓历史的 Quraysh 族人当时多已死去，或已迁移到远方；换言之，阿拔斯人可在差不多没有文献或人阻碍的情况下，自由地改写伊斯兰历史。任何抄本均可成为古兰经的一部份，但曾拥有这些零碎手稿的人却只知道自己有的部份，不能分辨其他部份的真伪。因此阿拔斯人可声称拥有「完整」的古兰经版本，他们更可自由加插经文，例如指朝拜在穆罕默德在世时改变的 Sura 2:143-145。

Gibson 在书中也借着四位阿拔斯时期的人物分析当时的情况。第一位是 Ibn Hisham，他开始了辑录古代文献的习俗，曾辑录早期的 Sirat Rasul Allah (The Life of Muhammad)，修正一些「惨痛的错误」，使它更切合自己年代的政治局势。

第二位是 Bukhari，他也搜集了许多穆罕默德的语录，共 300,000 多个，但他最后在自己的著作中只辑录了 2,602 个，其他都因被他视为不可信而搁置了。与此同时，一些穆斯林学者开始发现伊斯兰文献就伊斯兰教的起源上存有一个很大的缺口，于是收集和审核不同的人对穆罕默德的说法。因此，今天存在的早期伊斯兰教记录都是后人搜集这些说法和传统(hadiths) 编辑而成的。

第三位是阿塔巴里(Al Tabari)——他是一位生于 839 至 923 年的穆斯林历史学者，根据自己所听闻的 hadiths 和其他传统编写历史。

最后一位是三世纪后的伊斯兰地理学家 Yaqut al-Hamawi，他钻研古代不同地方的位置，但由于他是伊斯兰建教多个世纪后的人，因此他对古代地方位置的理解都是根据他年代的传统说法。

从这四位巨代表性的伊斯兰时代作者（《古兰经地理》附录 A 及 B 有更多其他例子），我们可见这些历史学者都在事隔多年后依照自己年代的「政治正确」立场编写历史的。

你或许会想：难道没有人反驳这些编造的历史？当然有人曾反对，可是阿拔斯人的权力建基于他们与穆罕默德先知的直接关系，而且 Quraysh 族被放逐到远方，许多在阿拉伯地区反叛的人已被害，再者，在巴格达大部份的伊斯兰学者都支持古兰经的「新」版本和以麦加为圣城。那么谁会反对呢？阿拔斯人不但加强对宗教的研究，更提倡其他学术的发展。在随后的日子，众多学者相继出现，巴格达也成为了当时世界数一数二的学术中心。

在那段时期，麦加附近地区的确有一小撮人仍相信到麦加朝圣是错误的，他们起义，占据了

巴林首都哈吉尔(Hajar)和后来成为他们新 Qarmatian 国首都的 Al-Hasa。这些 Qarmatians 人甚至埋伏朝圣的驼队和屠杀朝圣者，阻止他们到麦加朝觐。929 年，他们攻陷了麦加城，将朝圣者的尸体扔进渗渗井(Well of Zamzam)，严重地褻渎了它，并且移走了黑石。朝圣的活动停止，伊斯兰世界一度陷入危机。然而，在 952 年，阿拔斯人同意支付巨额赎回黑石，但它已碎裂成好几块。976 年，Qarmatians 人终被阿拔斯人打败，他们的势力也渐渐消失。

Gibson 承认，他进行研究时遇上重重挑战。由于许多早期手稿和文献曾于不同年代在「政治正确」的理由下被改写，他须判断原稿最初的内容和含意。事实上，他深入钻研这些早期的手稿，尝试寻找历代编辑因疏忽而遗漏修改的破绽。如果原来的祈祷朝拜是向着佩特拉，但后来被改为麦加，那么后人不得不删除文献中所有引用佩特拉的部份，改为指麦加。其中一例子是有人曾尝试在文献引入耶路撒冷为早期朝拜方向的说法。这个说法多在阿拔斯后期的著作中出现，但从没有出现于早期文献中。后来的人连「Al-Aqsa」的称号也用于耶路撒冷以示它曾是早年的朝拜。因此，今天的学者研究这些文献时困难重重，须寻找它们被改辑成「政治或宗教正确」之前的原意。

就此 Gibson 着重研究 Bukhari 著作中的一些问题，Bukhari 写到最早的朝拜是向着一个名为 Sham 的地方，即大马士革的阿拉伯名，亦是「北」的意思。但隔了好几句，他又指最早的朝拜是向着耶路撒冷。几页后，他明确指出 Sham 就是大马士革。Gibson 认为，最早的朝拜是向着佩特拉的，当时阿拉伯人称之为叙利亚，因它位于罗马帝国的叙利亚省内。这等同于今天加拿大人说「面对多伦多祈祷」，与「面对安大略省祈祷」是类似意思。总括来说，Bukhari 或他人曾把「耶路撒冷」引入本文，却遗忘修改原来 Sham（大马士革）的字眼。

最后，Gibson 为他的书作以下总结：

真正的伊斯兰圣城是位于阿拉伯北面的佩特拉，直到倭马亚朝代末期才改为南面的麦加。而能反对这说法的最大理据来自古兰经 Sura 2:142-147，它清楚指这个转变早在穆罕默德在生之年发生。但读者可注意，古兰经从没说明原本的朝拜是向哪个方向，它只告诉我们新的朝拜面向一座神圣的清真寺。它也承认，是次改变对所有人来说（除了真主引导的人外）都是重大的改变。

假如古兰经每一句都是阿拉的真言，而天堂存有它完整的复本，那么它绝不能被更改。世界各国的穆斯林都因着古兰经而相信朝拜的改变是穆罕默德在世时发生的。穆罕默德死后数百年的伊斯兰学者告诉我们，原来的朝拜是指向耶路撒冷的，这些学者也坚信穆罕默德得到 Sura 第二章的启示时正站在麦地那的清真寺，他得到真主的指令后转身面向南方，而不是北方（叙利亚）。然而，到底朝拜改变前和后的真正方向是什么，古兰经除了提到有「神圣的清真寺」外，没有给我们任何其他线索。

圣训 Al Muwatta 14:7 写到：根据 Yahya (从 Malik 及 Yahya ibn Sa'id)，Sa'id ibn Al-Musayyab 说：「真主的使者(愿阿拉祝福和赐予平安给他)到达麦地那后向着 Bayt al-Maqdis 祷告十六个月。

然后，巴德尔之战(Battle of Badr)前的两个月，朝拜就被改变了。」

但是，所有的考古、历史和文学证据都证实朝拜改变发生于希吉拉(Hijra)七十年后，而且在随后的一百年才逐渐被广泛采纳的。研究文献的过程中，有不少有力的证据显示后期的人曾尝试篡改这些神圣的文献，并编造历史来支持他们的理论。到底一千二百年前在阿拉伯发生了什么事？当我们把阿拔斯人文献中所描述的地理，和考古学、文学以及历史记录上的证据比较时，就会发现疑点重重。

这是我唯一所得的结论：伊斯兰教源于阿拉伯北面的佩特拉城。古兰经最早的部分正是在那里形成的，后来信徒才被迫逃亡到麦地那。因此，先知穆罕默德从未去过麦加，首四任哈里发也从未踏足麦加。此外，麦加从不是古代的朝圣目的地，亦不属于当时的贸易路线。在古代，阿拉伯人的朝圣圣地一向是充满寺庙的佩特拉城。佩特拉正是考古学家发现有许多古代神像的地方，当中一个中央庭院遗址现存放着 350 个地震后从废墟中检获的神像。穆罕默德销毁所有偶像，但保留黑石头的地方就是佩特拉城。黑石头一直留在佩特拉的天房克尔白，直到后来 Ibn al-Zubayr 的追随者为了保护它不落在倭马亚军队手上，把它带到遥远的村落麦加。今天穆斯林信徒祈祷面向的就是这块石头，而不是穆罕默德的圣城和他所吩咐的朝拜。

我找不出其他方法可解释眼前所见的事实，不论是考古学，历史或文学上的事实。但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结论，我愿意抱着开放的态度，学习更多，发掘更多阿拉伯历史的真相。

读者如欲进一步研究这个议题，可购买《古兰经地理》，因为它有完整的参考、脚注、照片、图表、卫星图像、时间线和书目等。读者亦可阅读来自西方及伊斯兰学者对 Gibson 的响应，内容非常丰富。



# Qur'anic Geography



古兰经地理概览及研究，附有各类议题和解答。  
硬皮，2011 版，作者 Dan Gibson  
ISBN: 978-0-973364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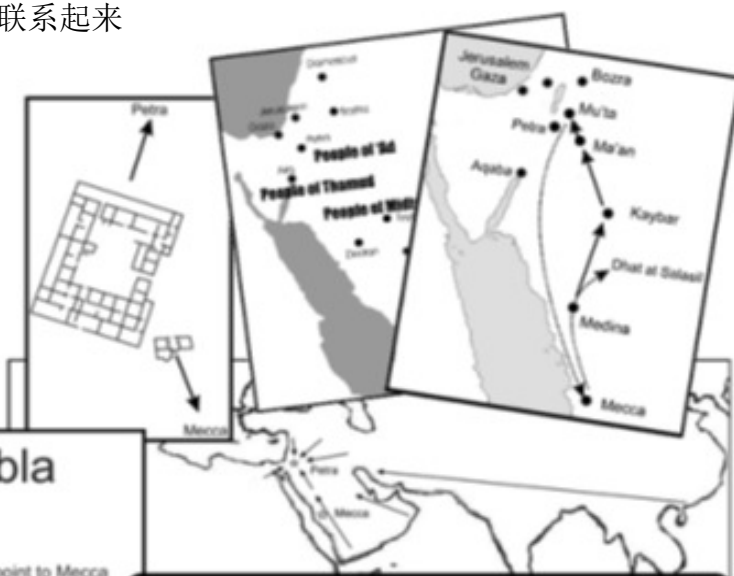
Dan Gibson 相信在中东的悠悠历史中，阿拉伯人曾四次联合对邻国展开侵袭。第一次被古兰经称为「People of 'Ad」；在圣经中，他们是来自'Uz 的支派，由以东人为首的联军；埃及人称之为「Hyksos」(牧羊人之王)。Gibson 综合所有资料研究这三重身份的部族，发现这联军在埃及、巴勒斯坦、伊拉克、约旦、也门，甚至阿曼等地区均留下了不少考古线索。这联军后来被埃及打败，四分五裂散落到沙漠里，演变成不同的支派。

第二次阿拉伯人再度对外展开侵略是在米甸人(Midianites)的领导下，古兰经和圣经都清楚记载他们如何侵略阿拉伯半岛以外的地区，这次他们最终在地中海东岸被击败。

隔了好几个世纪，以实玛利的各支派，在长子 Nabataean 支派的领导下强大起来，这帝国不再如往般以军事力量为主导，而是以贸易立国。古兰经称他们为「People of Thamud」，意思是「Ud 以后的人」。犹太人称他们为 Nabataeans，罗马人简称他们为阿拉伯人。公元 106 年，这帝国北部被罗马帝国吞并，最终慢慢消失在地图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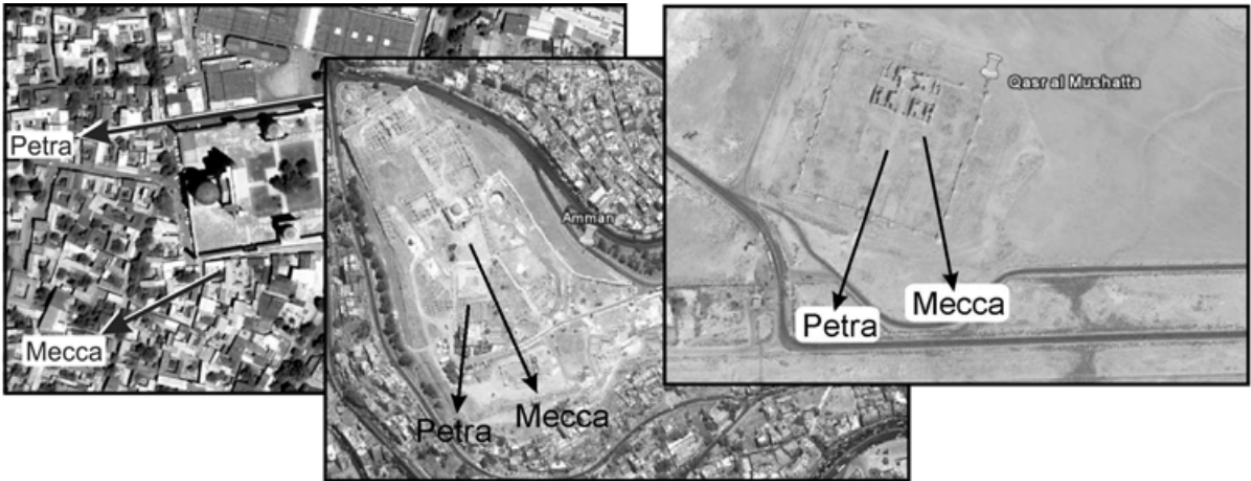
直至公元 600 年，阿拉伯半岛在「伊斯兰」的旗帜下再度在沙漠中兴起来，这次他们来势汹汹，联系起来威胁邻国，军队步向东方的中国，西方的西班牙，北面的维也纳...

網上訂購：  
<http://indipress.ca>



The Changing of the Qibla		
100% point to Petra (of those mosques we could determine)	12 % point to Petra 50 % point to Mecca 38 % point parallel	100 % point to Mecca
<b>Petra</b>	<b>Confusion</b>	<b>Mecca</b>
1 AH - 107 AH 622 AD - 725 AD	107 AH - 207 AH 725 AD - 822 AD	207 AH - Present 822AD - Present
2nd Civil War	Abbasid rule begins	

硬皮 圖書館版釘裝  
定價: \$40 (美金) 另加運費及手續費



但《古兰经地理》的内容绝不止于此，它仔细分析了古兰经中有引用地理的经文，并与历史记载中的地理位置交叉对照。当 Gibson 研究伊斯兰圣城麦加时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他发现证据显示伊斯兰真正的圣城并不是麦加，而是位于阿拉伯北的佩特拉(Petra)城。他解释在穆罕默德死后一百年的伊斯兰内战中，天房克尔白被毁，黑石头被移到今天的麦加。Gibson 分析引用了考古学、历史，及文学上的证据支持他的论点，也处理了许多读者可能提出的疑问。

本书提供许多参考数据和有助于研究的附录，包括 32 页长，显示公元 550 至 1095 年的伊斯兰历史年表，20 页长列出公元 724 至 1100 年伊斯兰文献的注释书目，还有列出许多早期古兰经的手抄本，全书共 470 页，附有索引。

Adam  
Noah  
Shem  
Kahtan  
Aberham  
Ishmael  
12 sons of Ishmael

Yemeni Tribes  
Ajman Tribes  
Harasis Tribes  
Jenibia Tribes  
Kathir Tribes Tribes (Rashid & Bait Kathir)  
Al-Murrah Tribes

Shammar Tribes  
Najd Tribes

Aneza Tribes  
Ruwalla Tribes  
Feedan Tribes  
Sinaa Tribes  
Bani Saikhr Tribes  
Himyar Tribes

Jabal al-Najran  
Jabal al-Dila  
Jabal al-Balut  
Jabal al-Qays  
Jabal al-Tariq  
Jabal al-Ansab  
Jabal al-Khashabi  
Jabal al-Muhallabi  
Jabal al-Murayghat  
Jabal al-Balut  
Anafat

http://indipress.ca

# 目录

## 五、阿拉伯地区地理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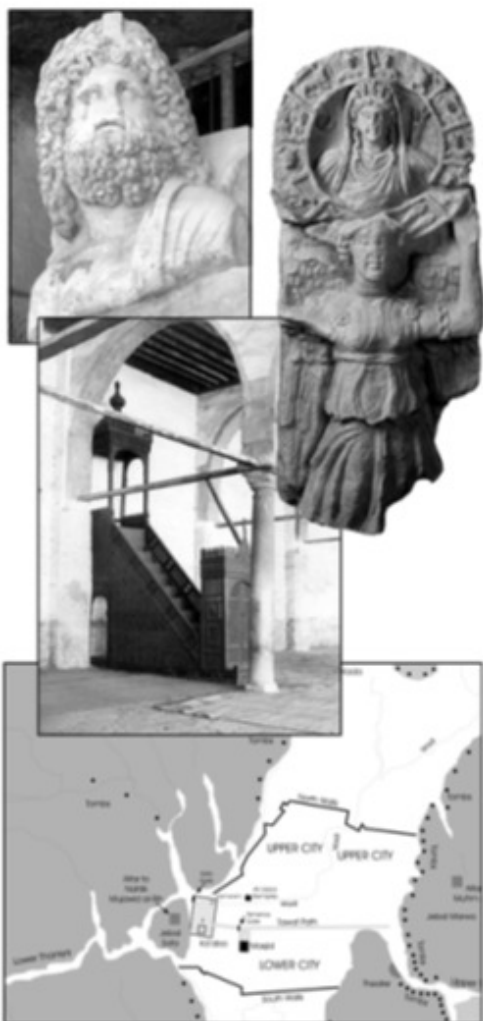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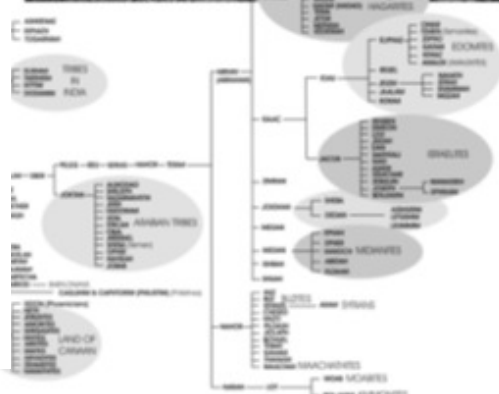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古兰经中的地理
- 第二章 民族的崛起

## 六、阿德人(People of 'Ad)

- 第三章 阿德人
- 第四章 圣经中的阿德人
- 第五章 阿德人的王
- 第六章 阿德人与乔布记
- 第七章 阿德人与法老
- 第八章 阿德人、以东和喜克索人(Hyksos)

## 七、米甸人(People of Midian)

- 第九章 米甸人



## 一、赛莫德人(People of Thamud)

- 第十章 赛莫德王国
- 第十一章 赛莫德贸易路线
- 第十二章 赛莫德的黄金时期
- 第十三章 赛莫德王国的衰落

## 二、伊斯兰前的阿拉伯

- 第十四章 阿拉伯各部落
- 第十五章 麦地那城

## 三、伊斯兰圣城

- 第十六章 圣城
- 第十七章 祈祷的朝向
- 第十八章 考古学证据
- 第十九章 文学证据
- 第二十章 历史证据
- 第二十一章 导航与前伊斯兰诗歌文体
- 第二十二章 阿拔斯的文士
- 第二十三章 Aqaba 与 Al-Aqsa
- 第二十四章 古兰经地理

## 四、附录

- A 早期伊斯兰历史年表
- B 早期伊斯兰文献的注释书目
- C 早期古兰经
- D 二级文献注释书目
- E 索引

www.indipress.ca

硬皮 圖書館版釘裝

定價: \$40 (美金) 另加運費及手續費